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新編
第三十一回 礦苗識得成巨富 學館分研見至文

卻說芝苾要帶兒子學洋務，鏡如亦令杏生、碩泉兩個人來學，芝苾道：「我是不能做洋先生的，我那個朋友得里馬精通西學，我們合村集資把他請來。便開他一個西學館何如？」眾人聽了皆說願意。於是一面發信請得里馬，一面集起資來，到了一月以後，果然得里馬便來了。這得里馬係外國人卻亦能說中國話，於是將這館仍設在宗祠內，連日便有七八個子弟來上學，得里馬知他們皆是初學，便叫這些學生日日認洋字。這一日，得里馬來到月如家裡，見月如案上有開礦的書，便說：「既有這書，便好開礦，開出礦來，就好發財。我與你講講，再與你辨辨各種土色，各種石脈，內有十數種辦法。總而言之，脈氣以敦厚固結，不被地風吹散，金銀各苗便聚在一處。」於是大家將礦學講辨了半年。月如恐不得法，又到上海請了一個礦師來，是廣東南海縣人，善於礦學。月如請了他到家住了數日，便帶了乾糧與這礦師，與得里馬一共十數人入山辨礦。走了數處礦師便說：「你們這山金苗是沒有，其餘皆有。」便指定一處說：「此處有銀。」一路有隨來看，開礦的人便說：「此處山是連著兩省，一邊是徽州省祁門縣，一邊是江西省樂平縣。前朝時果然有人在此開礦，後有人說開礦不利風水，因稟了兩省官府將礦封閉。至本朝道光年間，有牧羊的偷進礦去看看，拾出好幾塊碧綠的假山石來。」

礦師道：「這便就是銀苗了，此礦洞今在何處？引去看看。」大眾喜甚，便將一班人引到礦口。大家皆想開礦，礦師道：「不必慌，我須用法試驗看是如何，再將我帶來開礦的機器明日著人抬，上山來方好動手。」是日便在山中撿了一個人家住了。天明礦師便將苗試化，果是鉛苗。於是遂著人回家抬機器，等了數日便抬了一個機器來。原來這機器亦是燒煤的，卻忘記帶了煤來，便就近買了幾擔煤，就叫將機器燒起。只見火力燒足，蒸汽將機激動，那機器開山如千百斧鑿一齊著力，到一個時辰開了數丈。次日又開了半日，果見碧綠的假山石層層疊疊，礦師說：「此便是鉛苗變成的。」不一時，假山石子開進，便見如蟻窠的一般，似石非石的一塊塊滾出來，礦師說：「此便是鉛。」卻有無數螞蟻從石縫中鑽出來，礦師便說：「此處銀苗很多呢。」大眾聽了喜極了。礦師道：「這開礦要人工開爐融檢方得淨銀，又須米鹽油菜煤炭等等齊備方好開工。」華如聽了即著人飛跑回家，這些婦人聽了便說：「我們均走得動，況帶了這些東西去必定要我們弄的，何不大家看看開礦去。」於是各人皆說願去。雪花、賽金二人便將榕生與椒生一同帶去。起先來家人們叫了轎子走了的，兩人叫將轎回掉了，叫這兩個孩子用人抱著，自己走路。

至第三日這僱的人工先到了，次日雪花、賽金等方到。於是開的開，熔的熔，到了一月已得了七八千兩，先是猶是工人相幫，至後玉英、賽金、雪花等素繫腳大的便一同來幫，到了三月以後便得了淨銀四萬餘兩。

礦師這日看了土色，便說：「苗又數了，再撿一塊山開開去。」

華如弟兄便說：「銀已多了，土色石脈我們已能辨了，不必別去再開，不如回家去講究電學，光學、重學、化學等等亦自有益的。留此礦苗在山中有餘不盡亦是好的。」於是大家即刻動身，婢女隨後，不到三日亦同回家，因井留了這礦師，一同叫了各家子弟。原來這礦師亦是各件皆能的。

鏡如弟兄聽了有這許多的分門別類，於是將各家子弟淘汰了一番，就擇各人所好的聽其習學，並買了各學應用器具堆排在六間大屋內，於是各子弟有喜學電學的，有喜學汽學的，有喜學重學的，有喜學化學的，有喜學礦學的，有喜學算學的，這兩個先生就即各子弟所學教導起來，各子弟均能心領神悟。各家婦女又並習於耕織，不數年西溪村遠近村民學成各學，遂各出資本，大興製造，不數年遂成巨富。於是人蓄奇材，道無乞丐，各人至是方回想從前，並說：「我們從前未經反亂以前聽了祖父遺訓，並無一人悟及，今日想想實係鴉片之弊。統天下算算，卻比時文更多，時文之弊只不過讀書人讀了，誤了他自己一身，鴉片之弊則遍天下皆受其禍。如今更不好了，並婦女亦吃起來，實實不成世界。」

水知道：「婦人小腳已是廢時失事，小時才裹腳的時節，大人為他裹腳的，是一個早晨去了多少時候了。至大時，不必說，為這雙腳亦是早晨磨了許多時候，早晨事是不能做了。將腳裹小了便是木雕泥塑的一般，件件要人服伺，若再吃鴉片煙，這還了得嗎？」

眾人聽了便知他是吃過小腳苦頭的，大家都笑了。又聽水如說道：「幸虧大嫂不曾在大哥處一同學起吃煙來，不然兩件事他皆有分。若是時文我未曾吃過其苦頭，我們孔先生卻是為時文上半世苦頭卻是吃得夠的。」

華如道：「我何嘗不吃過苦頭，我雖因時文得了兩榜，又換了一個候補知府，其實享虛名，受實禍。在江蘇候補時，其苦楚一言難盡，若不是閱歷閱歷，不聽鄭先生說話，不上那書，就候補到頭髮白了亦是無差委。因看看如今洋務卻是有用，就說我們一家，若不是我們老四有心，如我們各人，或是吃鴉片，或是愛小腳，或一頭鑽入時文，便不要想今日出頭的日子了。」

月如道：「這個自然，若是天下人要學洋務，便要先戒去此三件事，然後男女皆是有用的。這須看我家的男女便是一件榜樣。」

華如道：「我亦如此說，因此我前做了一個革時弊以策富強的論，皇上雖說好未知能否照我這論禁絕了這三件事，便不白去了心思，以後便好換了一個世界，何至為外國人看輕。」

正說到這裡，芝苾亦來到廳了，方才所說的話，便說：「華如兄，你不要說白去了心思的話，這論雖然未見有人行得來，日後看了這論的未必不動心。我有個朋友，別號綠意軒主人，他喜歡著書，可將此書交付他，便將你我這十數年中所閱歷之事演成一部小說來，豈不世上人見了驚心動魄，或者便自己能戒了。」

華如道：「這便妙絕，何不就到綠意軒中與那主人說說看。」

芝苾道：「不必慌，現在學堂中各子弟學業如何？」便一齊同到學堂來。兩個先生坐論了半日，見兩個先生議論均皆奧衍精深，靈通微妙，泄苞苻之秘，酌今古之宜，不僅闡發機緘，推求器數。華如聽到這裡，便更如大夢初醒，就對眾人道：「我從前以為時文是件必不可少之物，如今看來一定不久便要廢的。適才兩個先生所說的，這方是天地中至文，萬古不磨滅的，若人人盡識得此文，再加以我們中國所重的三綱五常的至理，一體一用，兼權並行，何怕我們中國不富強。我們快去尋綠意軒主人演小說去。」欲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